

本书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众里寻她千百度》

# 胡同根儿

刘一达著



1247 5

刘一达 著



刘一达小说系列

# 胡同根儿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同根儿/刘一达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87—0593—9

I. 胡...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502 号

---

书 名: 胡同根儿 (上下)

著 者: 刘一达

责任编辑: 寿 璐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66060275 (邮购部)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640mm×940mm 1/16

印 张: 47

字 数: 67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5087—0593—9/I·175

定 价: 56.00 元

---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新闻 .....	1
老豆 .....	2
段爷 .....	3
人五人六 .....	5
弹球儿 .....	6
套瓷 .....	8
抖机灵 .....	9
念秧儿 .....	10
脸面 .....	11
找病 .....	12

## 第二章

赶嘴 .....	15
----------	----

吃烤鸭 .....	16
老谣 .....	17
段子 .....	18
嘴把式 .....	19
鸭架子 .....	20
绕脖子 .....	21
拴扣儿 .....	23
遮说 .....	25

## 第三章

破戒 .....	26
难堪 .....	26
仗义 .....	28
缝裤子 .....	28
腩腆 .....	29
天真 .....	30
空白 .....	32
早熟 .....	33
样板 .....	34
讲用 .....	36
拉腕儿 .....	37

## 第四章

养马营 .....	38
-----------	----

胡同

董谷 .....	38
仁义 .....	39
铜作 .....	40
绝活 .....	42
沧桑 .....	43
关大妈 .....	45
念旧 .....	46
心缝儿 .....	48

### 第五章

电话 .....	51
庙门 .....	52
容颜 .....	54
刮目 .....	55
吃白食 .....	56
哩喂愣儿 .....	58
下套 .....	60
拿熟儿 .....	62
花活 .....	64
面软 .....	65

### 第六章

爽快 .....	67
往事 .....	68
思绪 .....	69
女孩 .....	70
苦衷 .....	71
干闺女 .....	73

疑惑 .....	74
----------	----

### 第七章

性格 .....	76
茶座儿 .....	77
小芸 .....	79
老孙头 .....	80
壮门面 .....	81
带徒 .....	83
老鼻烟壶 .....	83
荤事儿 .....	84
跳楼 .....	85
挂桩 .....	87
惊梦 .....	88
翻脸 .....	89
内疚 .....	90

### 第八章

小红帽儿 .....	92
生簧 .....	94
拍婆子 .....	95
递葛 .....	96
揪头拍子 .....	98
说情 .....	98
官司 .....	100
拉骆驼 .....	101
德性 .....	103
闹心 .....	104



撮冤	105
痴情	107
黄昏恋	109
认亲	111
自信	112
隐私	113

## 第九章

书法	115
恶作剧	117
事件	118
走穴	119
门道	121
起腻	122
故事由儿	125
顾脸	126
拉幌绳	127
究根儿	129

## 第十章

辟才胡同	131
鬼门关	132
宅门	133
默石先生	134
外祖父	135
街坊	137
背古文	138
城府	139

造访	141
品墨	142
初识	144

## 第十一章

白日	146
现行	147
插班	148
撞客	149
免灾	151
烟盒	151
天赋	153
大字报	154
大金牙	154
碴口儿	157
挡横儿	158
报应	160

## 第十二章

充鹰	162
遮面儿	164
重逢	165
反差	167
归根	169

## 第十三章

上中学	171
军队化	172

胡同儿串子 .....	173	王主任 .....	207
决裂 .....	174	立场 .....	208
孤独 .....	176	请罪 .....	210
冰棍棍儿 .....	177	通话 .....	211
玩命 .....	178	“窦尔敦” .....	213
知己 .....	180		
红卫兵 .....	181		
挖防空洞 .....	183		
另册 .....	184		

### 第十四章

表忠心 .....	186	借书 .....	215
本性 .....	187	犯轴 .....	217
约会 .....	188	宣传队 .....	218
看书 .....	190	冬天 .....	219
枣树 .....	192	滑冰 .....	220
偷枣 .....	193	飞帽子 .....	221
感动 .....	195	虚荣 .....	223

### 第十七章

小提琴 .....	196	吸引 .....	226
陶醉 .....	198	情缘 .....	227
夜深沉 .....	199	初恋 .....	228
		借帽子 .....	229
		情窦 .....	230

### 第十五章

过节 .....	201	思维跳跃 .....	232
尹大妈 .....	202	大话 .....	233
张神 .....	203	慷慨 .....	234
妩媚 .....	204	做东 .....	236
拔尊 .....	205	感叹 .....	237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别墅 .....	239
矜持 .....	240
感触 .....	241
观念 .....	243
深思 .....	244
潮流 .....	246
心态 .....	248
大彻大悟 .....	249
独来独往 .....	251

## 第二十章

滕家小院 .....	253
名绣 .....	254
铺眼儿 .....	256
滕氏兄弟 .....	259
分灶 .....	260
滕二爷 .....	262
贪杯 .....	263
酒话 .....	264

## 第二十一章

白如玉 .....	266
绝情 .....	267
憾事 .....	268
闺秀 .....	269
候爷 .....	271

俏浪 .....	273
艺术 .....	274
大窝脖 .....	276

## 第二十二章

台阶 .....	279
羞涩 .....	281
街上的舅舅 .....	282
窝屈 .....	283
亢奋 .....	285

## 第二十三章

损条子 .....	286
软底子 .....	287
拉和儿 .....	289
放鹰 .....	290
“祥子” .....	291
小黑丫头 .....	293
“流氓” .....	294
专政 .....	296
流逝 .....	297

## 第二十四章

“小资”情调 .....	299
摆忙 .....	300
踌躇 .....	301
汇演 .....	303



铁树开花 .....	304
吊毛儿 .....	305
懊丧 .....	307
牵魂 .....	308

## 第二十五章

踪迹 .....	310
“坛子” .....	313
失望 .....	314
摇头晃脑 .....	315
大面儿 .....	317
豪爽 .....	318
实话 .....	319
前科 .....	321

做人 .....	323
黄瓜 .....	324

## 第二十六章

塔爷 .....	326
义气 .....	328
双杠 .....	329
海涛 .....	330
单相思 .....	331
撞盘儿 .....	332
气走迷津 .....	334
扫顶 .....	336
找茬 .....	338

## 第一章

### 新闻

“华子的闺女跟人跑了！”

老豆一惊一乍地把这“新闻”告诉我。

这小子像条泥鳅，到处乱蹿，甭管在哪儿，他都能找到我。

他掏出一块大手绢，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

“华子？华子是谁？”我让老豆的神魔鬼道的眼神，一时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华子，董丽华呀！咱们‘七〇届’的，当年追过你的那个小疯丫头儿，你忘啦？”老豆挑起眉毛，提高了嗓门儿。

“你说的是不是‘小红帽儿’？”我的眼前忽地一亮，记忆里蹦出一个头上扎着小刷子的小妞儿，而且马上想起了她的外号。

“对呀。‘小红帽儿’你怎么能忘了呢？”

“一晃儿快 30 年了，我跟她一直没联系。她长得什么模样儿我都记不清了，没准儿见了面都不一定能认出来了。”

“当年‘小红帽儿’这个外号，可是你给人家起的。”老豆挤咕了一下小眼笑着说。

“你跟她还有联系？”

“当然，中学同学除了出国的，还有‘进去’<sup>①</sup>的，我都没有断线儿。”

“华子现在混得怎么样？怎么会把闺女给丢了昵？”

<sup>①</sup> 进去——北京土话，指进公安局，即蹲大狱。

“混得怎么样？说句实在话，咱们‘七〇届’的学生，混成你这么出息的没几个。”

“我不就是一记者吗？说不上有什么大出息。你别老跟我这儿卖关子。华子到底怎么啦？”

“怎么啦？没怎么，跟我差不多。不过，我是‘下海’，她是‘下岗’。烟呢？”

老豆到我这儿向来如此，开聊之前先找烟。他知道我这儿短不了有朋友送的好烟。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极品烟，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装作大大咧咧地把烟盒打开，抽出一支，点上。

“哥儿们，你是不是想知道华子的情况？”他嘴里喷出一口烟，笑道，“见你一次不容易，赶到饭口儿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杯，我给你讲讲这个‘段子’<sup>①</sup>。”

老豆好喝两口儿，每次酒瘾上来，便预备下一两个“段子”，拴着我，让我做东。他知道我拿“消息”看得比喝酒更当回事儿。

## 老 豆

老豆，不姓豆。他的大号叫段保军，老豆是他的外号。说起来我们是“发小儿”<sup>②</sup>，他的这个外号还是我文给起的呢。

段保军跟我是中学同学，我们同属“七〇届”。上中学时，我跟段保军算是知己，常在一起玩儿。

我们是西城的“根儿”。他们家住东养马营。我们家住辟才胡同。这两条胡同儿相隔并不近，可是我常奔他们家跑。因为他们家老爷子是炒崩豆儿出身。

① 段子——即一段故事或笑话的简称。

② 发小儿——也叫“发孩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北京土话。

我一去他们家，老爷子准保给我炒崩豆儿吃。段老爷子好像特意在我面前显摆自己的手艺。老豆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自然，我俩都已人到中年，一把岁数了，当年的外号已经没几个人知道。老豆，也只有我还会这么大大方方地叫他。

说老实话，我的中学同学，现在跟我还算走得近的就属这位老豆。中学在我的记忆里，是非常短的一瞬。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填个人履历表时，我们这拨“七〇届”的学生，总是大模大样儿地写上初中毕业。

其实，这个“初中”是“冒牌”的。稍微拧一下，就能拧出许多“水”来。小学五年级赶上了“文革”。1968年冬天进的中学门。1970年夏天，头一拨儿学生就开始毕业分配了。满打满算，在中学混了两年多一点儿。而这两年里，刨去学工学农、军训、挖防空洞、五·一、十·一练队、搞大批判、政治学习，正儿八经的文化课没上过几天。

我上的中学是京城有名儿的学校，当时算是“教育革命”搞得好的。我中学毕业时，英语，勉强能把26个字母念下来；数学，只会解一元二次方程。这点儿学问，现在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都不成问题。您琢磨去吧，这个“初中”念得多么稀松二五眼。

中学同学呢，进校门时一个个都是生瓜蛋子。两年多的时间，一块儿搞大批判，一块儿挖防空洞，磕头碰脑地刚刚混熟，就各奔东西，走上社会了。由于没有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加上出身决定人的等级的阶级划分，所以同学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友谊与情义。“七〇届”的学生，同学关系能一直保持下来的并不多。

这么一想，我跟老豆的这点儿缘分，就显得在我心里挺占地方的。

## 段 爷

其实，我跟老豆的交情也断了20多年。他在“七〇届”里是属于走红运那一拨儿的。

他们那拨儿家庭出身没“碎儿”的，在1970年的夏天，就享受到分配工厂当工人的待遇了。我呢，直到那年的年底，才赶上了留城的“尾巴”，分到了商业口儿。

先分的那拨儿学生，除了家庭出身没有“碎儿”，还得是红卫兵。

那会儿的红卫兵，已然由最初的革命造反组织，转到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入红卫兵，不亚于入共青团。

老豆的父亲段爷解放前做过小买卖，而且还有个铺子。但1956年公私合营时，段爷把铺子充了公，自己甩手进食品厂当了工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也曾捋过段爷的旧账。但是，段爷比较会来事儿。他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前，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旧棉袍，满世界做起“忆苦思甜”的报告来。

敢情段爷在进崩豆铺子学徒之前，是逃荒要饭进的北京城。他当过“花子”<sup>①</sup>，拉过小襁儿<sup>②</sup>，捡过破烂。

那年冬天，他没家没业地来到前门外“崩豆儿尹”的铺子外头。铺子的门脸儿边上有个炒崩豆儿的火炉子。他在炉子旁边取暖，睡到半夜，靠在了炉子上，把破棉袄给燎了，差点儿给烤得没了魂儿。多亏“崩豆儿尹”起夜，闻着糊味儿，把他救了。“崩豆儿尹”慈悲<sup>③</sup>，见他挺可怜，把他收了“编”，让他在尹家铺子里学徒，炒崩儿豆。“崩豆儿尹”没儿子，看段爷挺机灵，手艺也学得快，后来，认他当了干儿子。

再后来，段爷跟干爹的闺女“赋”到了“一块堆儿”。“崩豆儿尹”临死前，俩人拜了天地。自然，尹家的铺子也就归了段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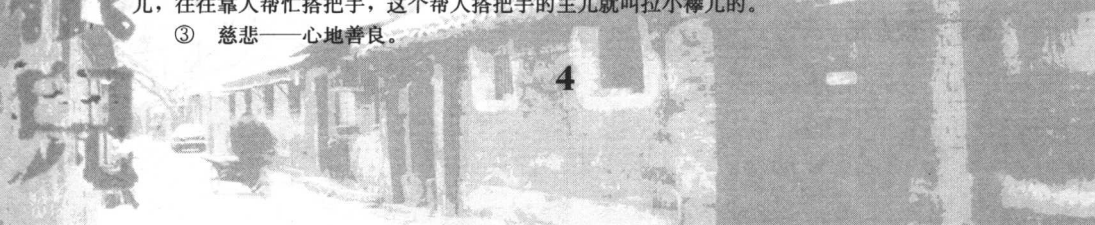
段爷把后来的这段儿给抹了去，只提前面的事儿，而且他的嘴皮子比较利落，“演义”出来的故事，让一些红卫兵小将感动得直掉泪。悲惨的童年加上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其实这“资本家”，就是他的干爹和

① 花子——乞丐。

② 拉小襁儿的——靠帮别人拉排子车为生。老北京拉排子车的赶上上坡儿或者拉重活儿，往往靠人帮忙搭把手，这个帮人搭把手的主儿就叫拉小襁儿的。

③ 慈悲——心地善良。

胡同根兒



岳父。段爷成了解放前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末了儿，把小业主的成分也改成了“城市贫民”。

## 人五人六

老豆既然是“城市贫民”出身，自然要算是“根儿红”。那年头，有个理论，“根儿红”必然“苗儿正”。老豆理所当然地要头一拨儿分配工作。

老豆分配到了东方红炼油厂。当时这个现代化工厂令我们“七〇届”学生非常羡慕。

老豆进“东炼”当工人时，我跟一帮“狗崽子”，还在学校挖防空洞。

有一天，我到西单商场买东西。碰上了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老豆。

他比几个月前当学生那会儿胖了，小脸油光，胸脯挺得老高，脑袋瓜儿也开始往高抬了。

见了我，他一本正经地给我讲一通儿“革命”道理。

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同学好好干吧，革命分工不同，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嘛。不论进工厂当工人，还是到农村插队，都是革命需要。”

想不到，这小子刚当上几天工人，就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居然会在我面前装大瓣蒜了！

当时，差点儿没把我气蒙喽。你丫挺的分了好工作，反过来教育我“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别他妈装孙子啦！

心里这么骂兔崽子，可是，我嘴上不敢卷他<sup>①</sup>。那会儿我在这些出身的同学面前只有当低头斋<sup>②</sup>的份儿。哪儿敢反驳他的这些“革命道理”？

我们家老爷子是右派，“地富反坏右”属“黑五类”。我是“黑五类”出身，当时也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教育好”，谁都可以教育

① 卷他——卷，北京土话，即嘲讽，讥笑责备的意思。

② 低头斋——北京土话，不敢抬脑袋的意思。即抬不起头来，也有干低头工作的含义。

我。而我，只有受教育的份儿。别说老豆在我面前人五人六，就是三岁小孩子指着我的鼻子开骂，我也只能乖乖儿听着。

这以后，我一直没见过老豆。我估摸着他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一准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儿来。

## 弹球儿

想不到20年以后，再见到老豆，他已经完全不是留在我印象中的那副面孔了。

老豆是看了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后，到报社来找我的。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给我拿的“见面礼”是五个玻璃弹球儿。

逗，这小子真够逗的！这五个弹球儿是我当年输给他的。想不到他会保存到现在。

现在的孩子已然不知道玩弹球儿是怎么回事儿了。他们有“变形金刚”、“特别部队”，有“俄罗斯方块”、手掌游戏机、电脑游戏，玩具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我小的时候却没有这么多好玩儿的可以开发智力的玩具。男孩子的玩意儿是拍“三角”、玩洋画、弹球儿、抖空竹、滚铁环、打克郎棋<sup>①</sup>；女孩子的玩意儿是砍包儿、跳皮筋、跳房子、拆羊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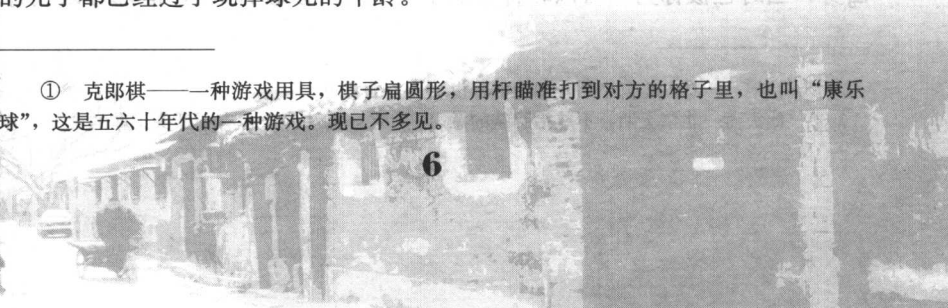
弹球儿原本是玻璃球跳棋的“子儿”，后来被孩子们拿到手里弹着玩儿了。在地上画好格或挖个小坑，一方弹中就算赢。

老豆玩弹球儿算是一绝。隔着几米远，他也能弹中。我跟他玩过几次，总是输他。

这五个弹球儿怎么输给他的，我已经早忘了。一晃儿快三十年了，我的儿子都已经过了玩弹球儿的年龄。

<sup>①</sup> 克郎棋——一种游戏用具，棋子扁圆形，用杆瞄准打到对方的格子里，也叫“康乐球”，这是五六十年代的一种游戏。现已不多见。

胡同



他把弹球儿从兜里掏出来时，我愣了半天。

“你怎么还藏着它？”我摸着这几个小球儿，很自然地想起小时候的那些事儿来。

“我喜欢收藏，小时候的玩意儿还没扔。那时候瞅着这些不起眼，现在是不是成‘文物’啦？不瞒你说，当年你在我们家吃炒崩豆儿硌掉的门牙，我还留着呢！”他端详着我笑了笑说。

“真有这码事儿吗？”

我实在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在他们家留下过门牙。

“跟你开玩笑。”老豆哈哈乐起来。

“你倒是继承了你们家老爷子喜好收藏的雅好。这种家风现在倒挺时髦呢。”

我想起当年老段“忆苦思甜”时，向人们显摆的那件旧棉袍。

说老实话，解放前的穷人有几个能穿得起整装衣裳的？有身破棉袍过冬，算是挺不错的了。可是，谁能把这补丁落补丁、开了花的破衣服压了箱子底儿呢？

老段却有心，就好像他准知道这破玩意儿，有朝一日会变成宝贝似的。破棉袍果真“救”了老段。没有这个见证物，他绝“演义”不出“苦大仇深”的悲惨故事来。

我在老豆家亲眼见过这件破棉袍，它确实破得不成样儿了，这种破衣服作不了假。要不然，它后来绝对成不了段爷“忆苦思甜”的道具。

破棉袍让老段一家人“光荣”了一个时期。

想不到如今老豆又把老爷子的这种“雅好”捡了起来，小时候的玩意儿他愣保存得这么好。而这些小玩艺儿现在拿出来，让我看了确实有“文物”之感。

看来，老豆的聪明并不比老段差着成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行，老豆！

我简直有点儿要仰视他了。





## 套 瓷

“在报上常看到你的署名文章和报道，开始我以为这是跟你重名重姓的人写的呢。后来你在电视上露了面，我才对上号儿。哥儿们，你真出息了！想不到你会给咱们‘七〇届’的露了脸。”他的嘴咧得像刚出锅的烧卖。

老豆显得挺得意。“咱们‘七〇届’”，他由打见了我的面儿，这句话常挂在嘴边上了。

“你混得怎么样？没弄个什么长当当吗？”

我依稀记起当年他刚分到“东炼”时，在西单大街上“教育”我的镜头。

“唉，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了。我混的……唉，怎么说呢？等以后慢慢儿跟你聊吧。”

老豆嚼起牙花子，轻轻叹了口气。从他眉梢挂出的阴影来看，似有不少难言之隐。

“现在混到哪一步了？”

我打量着这位当年教育我“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七〇届”同学。

跟我一样，我们已经到了该发福的岁数。不过，他比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老豆仿佛“放大”一倍。堆满疙瘩肉的胖脸上，一对小眼显得非常狡黠，眼睑下坠着两个松弛的肉袋，微微泛红，大肉鼻子，厚厚的嘴唇上留着许多没剃干净的胡茬儿。脑袋上的头发几乎要歇光了，脑门油亮油亮的，额头和眼角生出许多细密的皱纹。单看这张脸，你会以为他起码有50岁，其实我们俩同庚，属马的，刚刚40出头。

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服，上衣的底边往上吊着，露出了里衬，显得皱皱巴巴，一看即知是从摊儿上买的廉价货。贴身的白衬衫领子上挂着圈儿油垢，领带倒是真丝的，但系得马马虎虎，像条裤腰带勒在了脖子上，怎么瞅怎么不顺眼。裤子上挂着星星点点的油印子，好像有一年两年没洗过。